

瑶族创世史诗

密洛陀

搜集翻译整理：蒙冠雄
蒙海清
蒙松毅

广西民族出版社



民族中国 瑶族古代

瑶族创世史诗

密 洛 陀

MI

LUO

TUO

搜集翻译整理：蒙冠雄

蒙海清

蒙松毅

广西民族出版社

MI LUO TUO

密洛陀

蒙冠雄 蒙海清 蒙松毅搜集翻译整理

责任编辑 覃承勤 韦方红
封面设计 朱俊杰
版 式 蓝剑风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3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ISBN 7-5363-3213-0/I·834

定价: (平)35.00 元
(精)45.00

序 一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奉恒高(瑶族)

瑶族社会民族传统文化研究工作者蒙冠雄、蒙海清、蒙松毅搜集、翻译、整理的瑶族创世史诗《密洛陀》，经广西民族出版社审定，列为重点选题出版，这不仅在瑶族文学史上，而且在瑶族民族史上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世界上的瑶族，几乎都是农业经济山地民族，分布在中国、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法国、美国、加拿大，以及英国、瑞典、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目前人口已达 290 多万。其中居住在中国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江西及海南等 7 个省(区)的有 213 万；越南约 50 万；老挝 3 万多；泰国 3.6 万；缅甸 0.1 万；美国 2.5 万；加拿大 101 人。祖居中国土地上的瑶族，勤劳勇敢，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文化灿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素有“东方吉普赛人”之称。

瑶族是一个整体民族，但称谓有多种多样，自称有 90 多种，他称有 410 多种。布努瑶是其中一个重要支系，人口约 40 万，主要分布在红水河流域的都安、巴马、大化、南丹、凤山、东兰、河池、天峨、宜州、环江、凌云、百色、苹果、田东、田阳、田林、德保、隆安、忻城、来宾、宾阳、上林、宁明和马山等县(市)，还有小部分散居于云南和贵州的边远山区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地方。这个入山惟恐不高、入林惟恐不深的布努瑶群体，过去曾经历了频繁迁徙、颠沛流离的游耕生活，受尽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一部瑶族史，可以说是血泪史、辛酸史，同时也是奋斗史和抗争史。只有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的照耀下,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条件下,瑶族才能和各兄弟民族一样,沐浴着时代的和风雨露,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独特的民族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瑶族在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中,也创造了丰厚、绚烂的传统文化。例如瑶族民间文学、瑶族铜鼓、瑶族刺绣、瑶族蜡染、瑶族住宅建筑、瑶族岩洞葬等传统文化艺术,早已饮誉中外,蜚声天下。研究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精神,对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进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和相互了解,促进国内乃至世界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向前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当年,我在广西河池地委工作的时候,曾多次到布努瑶地区,对那里的风俗习惯和经济状况有较多的了解,也知道《密洛陀》在布努瑶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如今,欣闻蒙冠雄等穷数十年之辛劳,全面而系统地搜集翻译整理了这部创世史诗,为瑶族社会文化艺术的承传做了一件大好事,功德无量。我和全体瑶族人民一样,感到无比欣慰。

最近,举国上下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华振兴的大好时机。第十次国际瑶族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桂林刚刚结束,我应邀出席了这次盛会,并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这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劲东风。我热切地期待瑶族文化振兴时期的到来,更希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有感于斯,寄望于斯,是为序。

1997年3月于南宁

序 二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吴重阳

披阅蒙冠雄、蒙海清、蒙松毅搜集、翻译和整理的瑶族创世史诗《密洛陀》书稿，我的心灵再一次被震撼了。

所有的民族事实存在都证明：民族无论大小都有自己文学创造的历史，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学宝藏。民族文学，总是属于特定民族的，它作为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由于地域环境、经济条件、历史发展的不同，必然会在文化内涵、审美情趣、艺术风格甚至表现形式等方面，表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这就使各民族的文学能够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自己的地位，做出特殊的贡献。即如我国少数民族的史诗，当汉族史诗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它们却以丰富的蕴藏量发出独特的熠熠光彩。譬如被誉为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堪与希腊史诗媲美的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其他民族如壮族的《布洛陀》、彝族的《娥勒特依》、维吾尔族的《阿古斯传》等，现在，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受到世界人民的珍视。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从各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出发，探讨各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确立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立地位和特殊贡献。

当然，由于长期的地理僻远，经济滞后，交通阻塞，文化封闭，以及语言的障碍等原因，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史诗和其他文学样式，大多受到流布传播的限制的，只有依靠广泛深入地调查、整理，并

最后由懂得两种民族语言文字的先生翻译,并通过出版、广播等多种媒体在国内以至世界范围内传播,才能为更广大的人们所欣赏、所接受,产生世界性的影响。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各民族的封闭状态成为不可能,这种传播影响,必然会随着各民族间经济的贸易、政治的往来、文化的交流而扩大而加强,从而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汇、交流和吸收。这也使人们空前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基础上的。它使人们从各民族的差异、趋同、相互对比中,认识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普遍性规律。蒙冠雄、蒙海清、蒙松毅对《密洛陀》的搜集、翻译和整理本,无疑是致力于民族文学传播影响的可贵成果,为民族文学的研究、传播提供了新的资料。

当然,在蒙冠雄、蒙海清、蒙松毅新本《密洛陀》之前,曾经有过《密洛陀》的多种整理本,如蒙冠雄、潘泉脉的1980年广西都安县文化局编印本,198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莎红整理的单行本,还有1988年8月的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蓝怀昌等的整理本,它们都曾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我想,这并不能降低蒙冠雄、蒙海清、蒙松毅整理本的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民间文学的口头性特点,必然造成地域上、方言上甚至时差上的区别,从不同地区、方言流传的作品,正可以使我们看到人民口头创作的多样性、丰富性。《密洛陀》流传于不同地区,其面貌就不尽相同。蒙冠雄、蒙海清、蒙松毅的新本《密洛陀》可以给我们以新的认识和启示。

我认识蒙松毅先生,是他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学的时候。他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却对民族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常到中文系听有关民族文学的课程。他对本民族文学的热爱和挚情很使我感动。后来,听说他回了原籍,从事文化文物方面的行政工作,但仍痴情于民间文学和创作。现在,当一大部《密洛陀》书稿摆上我的案头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他对本民族的文学遗产表现了怎样的挚着,付出了怎样不寻常的劳动。他的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和不懈的努

力应该得到应有的鼓励和充分肯定。我为他的热情所感动,也钦佩他的刻苦钻研的精神。祝愿他在民族文学的园地上,继续努力开垦,做出新的成绩。不周之处,尚请同仁专家指正。

1996年10月于北京

序 三

国际瑶族研究协会执行副主席 张有隽

布努瑶是我国瑶族的一个重要支系,其人口仅次于盘瑶。布努瑶主要居住在广西都安、巴马、大化三个瑶族自治县,其余分布于马山、上林、东兰、凌云、田林、田东及云南富宁等县。与布努瑶同一语支的花蓝瑶、红瑶、白裤瑶、青裤瑶、长衫瑶分别居住在广西金秀、龙胜、融水、南丹、贵州之荔波等县(自治县)。

作为瑶族的一个支系,布努瑶和其他支系一样,在文化上都具有瑶族这一民族群体的某些重要特征,例如:有共同的(或相似的)犬图腾神话传说;^①有共同的起源关系,共同的语言(同属于一个语族——苗瑶语族),以及迁徙、游耕等经济生活特质。但作为一个支系,又有自己的一些亚文化特征,如传说、服饰、信仰、习俗等。其中比较显著的一是“密洛陀”传说;一是打铜鼓,号称布努瑶这两大文化特点。

关于“密洛陀”传说,史乘无载。民国年间刘锡蕃著《岭表纪蛮》,提到“桂省西北之苗瑶于盘古大帝外,兼祀伏羲史妹及迷霞(女性)、迷物(女性)、含溜(性未详)诸神”。^②这里所说的“迷霞”、“迷物”从名称和性别上看,似与“密洛陀”相近,但不能肯定就是“密洛陀”。作为神话传说,“密洛陀”长期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

① 参见岑家梧《盘瓠传说与畲瑶的图腾制度》、《瑶麓社会》,见《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北京,1992年版,第60页~61页、253页;并见笔者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瑶族卷第一章图腾崇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岭表纪蛮》第87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于民间。直到解放后经过民间文学研究者的搜集整理,才得以与众多读者见面。最早做这项工作的是诗人莎红,他于1965年第一期《民间文学》(北京)发表了九百多行的《密洛陀》长诗。而投身于这项研究时间最长、工作做得最多、成就最大的要数蒙冠雄。蒙冠雄本人出身布努瑶,熟悉本民族历史和语言,他在区内外民间文艺家影响下,自50年代初就开始对布努瑶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1980年,他和潘泉脉一起在都安文化局编印的《民间文学》第一集中发表《密洛陀》,长达三千三百行,部分章节并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瑶族民歌选》。80年代中后期,他又与其他同志一起投入了瑶族民间古籍《密洛陀》的全面搜集整理,采用录音、翻译、校勘、注释的科学方式,为挖掘、保存这一珍贵历史文献付出了辛勤劳动。现在问世的这部长达上万行的史诗《密洛陀》,就是他几十个春秋的心血结晶。

《密洛陀》由于是以民间神话传说和民间诗歌的形式流传的,因而在时空上有各种变异。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搜集整理发表,和从民间历史文献的角度挖掘整理出版,两者虽然都应信、达、雅为标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前者为满足读者欣赏的需要,于信、达、雅中,往往偏重雅,为求文辞华丽不惜加工雕饰,有时砍头去尾,只取一段认为最精彩的整理发表出来,使人难窥全貌、真貌;后者于信、达、雅中首重信、达,为求信而注重全面系统的搜集、版本校勘、准确的记录、忠实的翻译,更能提供准确资料,让后人去研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更大。至少不会以讹传讹、误导后人。

比较蒙冠雄等今本《密洛陀》与以前各本《密洛陀》,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篇幅大;二是内容较齐全;三是文字翻译表达更加准确;四是增加了若干名词术语的注释,尤其是通过考析,弄清了《密洛陀》诗歌中涉及的一些地理名词和神灵名词。这些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通过蒙冠雄等同志的不懈努力,《密洛陀》由口头传说变成了今天规模的书面文学巨著和历史典籍,向世人展示了自远

古时期以来的宏伟历史画卷,其中所包含的意义是十分丰富的。蒙冠雄等同志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密洛陀》是布努瑶民间祭祀时诵唱的一部优美诗篇。它的主要内容是歌颂始祖母“密洛陀”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的功绩,及其遗留的各种古规古训。从已挖掘整理出来的《密洛陀》来看,其内容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叙说密洛陀的诞生和创世业绩。这部分又可分为8部分:(1)密出世,(2)造天地,(3)造房子,(4)射太阳,(5)买种子,(6)杀老虎,(7)看地方,(8)造人类。后一部分主要叙说密洛陀作古后,布努瑶山居生活,及由于世乱分散迁徙的经过。史诗对人类祖先开天辟地业绩的描写,场面宏大,气势雄伟,想象奇特,而又不脱离实际,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艺术地反映了布努瑶古代社会生活的各层面。

民间史诗的挖掘整理本身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而它的成果又可以提供更多的人文学研究的资料。鉴于《密洛陀》内容的无比丰富性,和它一直对布努瑶社会产生的持久、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蒙冠雄等今本《密洛陀》的出版,使众多的读者和科学工作者有可能从文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美学、哲学、宗教学等角度了解和探索布努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而这种了解和探索对促进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乃至全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增强民族团结,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应当指出,对文化资料的研究,虽然各学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对一项文化现象的解释,也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不违反一般认识规律。但依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对任何民族的任何文化现象进行研究,都应坚持整体审视的观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观点,以及通过访问观察作出更准确、更科学的解释。所谓文化的整体观,即认为文化不是凭空产生、孤立存在、毫无价值的。因此,对文化的解释不能脱离一定的环境(时空环境、人文与自然环境等),更要注意个别文化因子与整体文化的联系,包括该文化

因子在整个文化中的多种地位与功能作用,而不能“一叶障目”,“抓住大象鼻子就指为大象”。所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即:任何科学研究都是理论研究,而研究人员从研究中的得出的理论是否准确,应接受实践检验。这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所普遍采用,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科学原则。西方人类学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主要是靠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田野作业,尤其是参与观察法的方法,即调查者亲自深入被考察的民族社区,把自己当作被考察民族社区的一分子,参与他们的仪式与活动。通过亲身观察体验,排除主观臆测,搜集丰富、翔实的资料,然后归纳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此长久以往,经过众人的努力,科学理论就愈接近实际。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对《密洛陀》的研究偏重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多,从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等角度研究的较少,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密洛陀》作整体研究的更少。比如,“密洛陀”究竟是何时产生的,为什么在瑶族中只有布努瑶支系有“密洛陀”传说,其他支系(包括同一语支的其他瑶族支系)无此传说?怎样认识《密洛陀》所描绘的远古社会?《密洛陀》传说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是什么?它的流传对布努瑶社会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宗教、风俗、伦理道德、社会结构、心理状态等产生过什么影响?《密洛陀》在长期流传中形式、内容是否发生过变化,怎样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怎样评估《密洛陀》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影响?等等,这些问题,有的虽然过去有的论著有所触及,都不深不透,有的还未触及。

但不管怎么说,蒙冠雄等今本《密洛陀》的出版都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这部宏伟史诗的机会。于是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是以为序。

写于1997年五一劳动节

导 言

蒙松毅

瑶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有二百多万人口,其中百分之六七十居住在广西。广西的金秀有自称“拉珈”的茶山瑶和自称“勉”的盘瑶,有自称“金门”的山子瑶和自称“坳标”的坳瑶;广西的南丹有自称“瑙格劳”的白裤瑶;广西的都安、大化、巴马有自称“布努”的背篓瑶。还有不少自称和他称的支系(有人认为瑶族是不同源的,不应叫“支系”,应叫做“集团”),诸如平地瑶、蓝靛瑶、花篮瑶等。尽管名称各异,但这些不同的群体的语言是同一语系即汉藏语系,语支倒是有区别的。“勉”和“金门”说的话属苗瑶语族瑶语支;“拉珈”说的话属壮侗语族侗语支;“布努”和“瑙格劳”说的话属苗瑶语族苗语支。从语言上看,瑶族是由不同的成分组成的,各自有其来源。

自称为“布努”的瑶人,主要分布在广西的都安、大化、巴马三个瑶族自治县以及桂西的部分山区,约四十多万人。由于历代社会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其他社会原因,迫使这个群体进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世世代代避居在崇山峻岭之中,长期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恶劣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布努瑶苦难的命运。艰难的生产、生活斗争,迫使他们始终脚踏实地面对严峻的现实,为了赢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穷山恶水作艰苦的斗争,努力创造物质成果。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同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保留许

多原始的生产方式和人际关系。这些民族文化让我们从中窥见人类童年时期的生活和原始宗教的影子,为我们展现了古代布努瑶生活的古朴画卷。布努瑶的民间文学艺术浩如烟海,多如繁星,其中创世史诗《密洛陀》是整个布努瑶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密洛陀》和其他民族的创世纪史诗一样,内容丰富,篇幅浩瀚,气势恢宏,充满着神奇的幻想色彩,概括了布努瑶的一个历史时期,记载布努瑶的发展脉络,它是布努瑶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部大规模的文学作品,是瑶歌之首,瑶诗之王。布努瑶称它“撒密”,即“一切道理之母”的意思。它熔这支瑶族的神话、故事、传说、歌谣、童话、寓言、曲戏、歌舞为一炉,集布努瑶的历史、地理、风俗、信仰、法制、民约、礼教于一体,是布努瑶的“博物馆”。所以,布努瑶把它当作“根谱”和“神谱”。婚、丧、喜、庆事事讲《密洛陀》,歌会道场处处唱《密洛陀》,成为布努瑶人人必懂的道理。因而藏之名山,传之人世,世代口耳相传。

《密洛陀》是一部完整的相对稳定的作品,各个篇章故事情节,基本上是按照幻想的结果,将布努瑶原始先民心目中“创世”过程的程序铺开的,带有浓厚的主观臆断的痕迹,以人类的始母密本洛西·密阳洛陀作为创造一切、指挥一切的中心人物来塑造的。它叙述在天地未分的时候,在漆黑的宇宙间,风吹成了一个石蛋,石蛋爆裂出了一位密姥,名叫做福华賧·发华风。她又唤来风和气,“风不是白白吹/气不是白白流……”风送来了密洛陀等四位大祖神。这一点在我国南方许多民族同类史诗中显得特别突出。我们知道,母系氏族社会是各民族都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世系是按母系来划分的,密洛陀以及几代的创世之神都是这历史阶段世系的延续。这部史诗留下了母系氏族社会历史的痕迹,留下远古时期部落战争的影子,特别是“九黎族”的历史折光。从《造神界》、《造神童》这两章看,我们看到这位福华賧·发华风,她认为鬼神是与宇宙共同存

在的,福华赊·发华风在实际上是整个大自然的化身,是布努瑶先民把自然界形象化了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方式。这种模糊的、随心所欲的幻想,是来自人们与自然斗争中所唤起要战胜自然的执拗的希望,这种幻想大大超过了现实。造天造地万物这绝不是什么奇异的神能,也不是什么符咒与法术的作用,是古代劳动人民幻想的产物。

从《下人间》、《造天地》、《造神童》、《造武神》这几章看,福华赊·发华风和创世之神的成因,各地说法虽不尽相同,但是都说风是风吹而成的。密洛陀迎风受孕,生了十四个神。在布努瑶中没有风的图腾崇拜,也没有风的宗教观念,只有风的神话传说。这大概是布努瑶先民对那无形气体、呼啸山风的神秘莫测,产生了尊敬、恐惧和崇拜的心理,把风当作是异己的、超越一切的东西。马克思说:“‘神话’是已经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形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布努瑶先民说风造了福华赊·发华风及创世之神,可能是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基础上引起的幻想的结果吧!

在这几章里,我们所看到占指导地位的形象是神。这些神具有鲜明的个性,是非同凡响的。密洛陀能用伞来做天,用衣来做地;卡亨一担挑两座大山,两个腋窝还挟着两座小山;罗班能把山移到河两岸,脚踩手扒造出一道道河……形象无比高大、神能无比高超,具有主宰一切的威力。这是人类在实际上逐步取得对自然某种程度支配权的反映,是描绘布努瑶先人劳动实践的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布努瑶先民许多十分有趣的东西,当他们还没有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时,对那些无法理解的现象,就张开了绮丽的想象的翅膀,譬如无法理解人体生理的现象,不知人身为何不长毛,偏偏头上长头发,嘴边生胡须。就由此及彼地想象,塑造了卡亨、罗班等大神的形象。密洛陀让卡亨治山,从东走到西,嘴边生草头长树,才回到密洛陀身边,所以,今人嘴边生胡须,头上长头发。罗班

去治水,从南走到北,脚杆生水草,腋下长青苔,所以,今人脚杆生脚毛、腋下长腋毛。这无疑布努瑶先人“因果”联系幻想的产物。

密洛陀与诸神创世的举动,是十分奇特的,是惊天动地的,充满传奇的色彩。他们具体的劳动过程,与普通劳动者的劳作没有多大的差异,接触到这些小事、小动物,人力强于神力了,神力减弱了或完全没有了,只有朴实无华的事物,没有多少神圣的光环。密洛陀虽是主宰世界的统领,具有奇特的神能,但她还是穿针走线,日夜担负着沉重劳务的普通家庭主妇,是一位勤劳慈祥的母亲;卡亨、罗班等诸神,虽都是具有奇才异能的大仙,但还是肩挑重担、手扒泥巴的劳动者。由此可见,劳动是这部创世史诗产生的重要根源。

原始先民简单的生产活动,完全受大自然的支配。自然界的现象不仅是可怖的,更主要的是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和东南亚的许多山地民族一样,居住在我国西南大石山区的布努瑶,生存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旱灾的威胁尤为严重。长时期的干旱,致使“滴水贵如油”。布努瑶先民对太阳的暴晒,给人间带来酷热表示反感和憎恶。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杀日月》的古老神话,说太阳和月亮悄悄地结为夫妻,生了十一对日月,石头被烧得像蜂窝,大地被烧得像锅巴,各路大神来告急,百兽百鸟来哭诉。为拯救万类,密洛陀派哈升等九位武神,上天去杀日月,经过几次周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杀了十一对日月。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武器的发明和创造,出现了为民除害的英雄,产生了崇尚武功的思想。在《杀日月》这一章里,着重表现这场斗争的艰巨性,突出了昌郎也和昌郎仪两位有功之神。他们在大战中被烧得容颜改换,身体变形,回到了密洛陀身边,密洛陀一看,不是昌郎也/是只马鬃蛇/不是昌郎仪/是只螺赢蜂/密洛陀再三问/你是不是昌郎也/是呀,奶奶/是你的大孙子昌郎也哩/声音还是昌郎也的声音/你是不是昌郎仪/是呀,奶奶/是您的二孙子昌郎仪哩

声音还是昌郎仪的声音。密洛陀说：日后人类有金你们就要金，有银你们就要银，要什么给什么。昌郎也和昌郎仪说：不要金，不要银，什么也不要，只求有后代送终。密洛陀感动得放声大哭了。真是壮烈豪迈，惊天动地。难怪在系统演唱《密洛陀》的过程中，《杀日月》是最精彩的情节，一唱到这一章节，观众围得水泄不通，歌手绘声绘色地演唱，使观众从中获得教育和鼓舞。它使人们想到，对那些在艰苦创业中付出牺牲的前辈，后人实在有责任时时记起他们，应该把他们的精神发扬光大，让他们在天之灵（如果有这种灵的话）感到后继有人。这是古代劳动人民用不自觉的艺术方式谱写了一曲英雄的颂歌。由史诗引发出后来许多同样命题的故事、传说，如罗刚、蒙多怀等众多的群体形象，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是只求奉献，不图索取的人类英雄。大概就是基于这种精神，形成了布努瑶特有的性格和民族意识，布努瑶品性正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旧社会上街为亲友抱不平，参与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九死一生，回家自己找草药治伤，从不向当事人索取一分半毫的赔偿。这种民族意识的形成，大概是这部史诗在布努瑶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吧！不然，我们很难理解《密洛陀》为什么能世代相传，成为人人必懂的道理。

从《买种子》、《看地方》、《猴螭斗》、《铜鼓魂》这几组歌看，我们听到原始先民战天斗地的呐喊声和劳动节奏的节拍声。创世诸神各显神通，为创世尽心尽力。沙拉把·布桃雅夫骑着风马经过千难万险才到铁罗关东去买回种子；郎星桑严带铜鼓到铁康华芝·沙康华腊去唤醒密龙峒，才放水给人间；山鹰去看地方，曾几次险些丧命于途中，这些都是十分艰辛壮烈的举动。而《惩顽猴》中卡亨身染蓝靛，佯装成死人，巧夺弓箭，惩治顽猴，消除猴患；《猴螭斗》中蚌螭计使猴子互相殴斗，敲塌了鼻梁……其间夹杂民间的笑话，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妙趣横生，使作品的庄严性与风趣性相伴而生，使艰难的创世劳动洋溢着人类乐观主义的精神，闪烁着古代劳动